

笠翁一家言全集

一
函十四冊

敘

域中三大權曰天曰王曰史。福善禍淫。非天不公。黜幽陟明。非王不肅。知人論世。非史不傳。史也者。取古人之已事。而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古人往矣。心之渺忽。不可知。口不能言。且無其口。一聽後人之顛倒。而莫之辯。甚且黃衣虞楚之流。鑿空別構。其端以立於正史之外。既無隻眼。看破古人處事之難。又無良心。吹索前人之案。皇使噉名之客。若元之遺賂。而購張說之詞文。皇現形而囑涑水之筆。意良苦已。揭後斯所謂知史而心術正者。乃可與論斷。然則作史固難。論史良不

易也。李子笠翁博物洽聞，其於二十一史靡不根盤節解，條入彙貫，問取其源流同異，而以意斷之。有翻案有定案，不執已見，不依人嚮，宇不立非非之堂，不矜察察之照，而究歸於理之所然，心之所安而止。余謂夫人勢燄歟歟過眼雲散，烏沒不足道，所不朽者名而已。然而一篇好文字，送歸地下，無人無之。及乎豐碑旣仆，揆撫互生，門祚衰微，瘡痍互見，以此觀之名亦安可保。所恃惟公論在天壤，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余小子賦命陋劣，無宋子京、歐永叔祿相，不敢妄試於左。盲遷辱三十年來，每有論斷，輒焚棄之，而獨折服於笠翁之論。

古每遇一軼事掩卷思之心量手追十可得八九謂非此心此理之同歟論古如斷獄斷獄失出入朝廷有王法論古失是失非彼蒼豈無天理苟如學人操三寸不律洋洋浮浮批判先覺肆手影撰述沿瞽襲言言皆郢書燕說也引繩批根事事皆斧聲燭影也自恃爲王法天理所不及亦思以後人而斷論古人古人不能辭以天而論論史之人斷斷史之人斯人亦安所避王法嚴天理更嚴韓先生一生不承當彼自有說論史者尙慎旃哉有笠翁之論斷可以持國是可以正人心可以譽千秋而權萬古是編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康熙三年上巳後三日江南過客王仕雲謨



人謂人衣衣視鏡王士雲天墮更顯韓去士一坐不承當處
人而謂備古人古人不謂謂以天而備備更之人謂備更之
辦事事皆各體顯顯也自朴爲王士雲天墮更不承承思以終
此此決覺覺手澤澤並並皆皆藥言言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夫皇夫非非蒼蒼豈無天墮蒼蒼學人難三十七不不皆皆皆皆
此聖之同燠備古收燠燠燠燠夫出夫入燠燠燠王士雲備古
古燠燠一燠事燠燠思之小量手澤十百燠八火燠非此心

笠翁別集卷之九目次

五帝紀

論華封人三祝

商紀

論堯讓天下于許由湯讓天下于卜隨務光

論堯之試舜高宗之任傳說同一命相而有詳略
之不同

論微子先抱祭器歸周

周紀

論晉文公賞從亡者不及介子推

論衛懿公使霍乘軒

論魏絳規晉侯安樂思終

論吳季札讓國

論子產言寬猛之政

論程嬰立孤而死

論伍員覆楚申包胥復楚

論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

論吳起殺妻求將

論商鞅徙木立信

論藺相如屈于廉頗

論王孫賈趙括陳嬰王陵四母之賢

秦紀

論縮高及安陵君信陵君之事

論綱目書張良與荆軻聶政之事一褒一貶

西漢紀

論高帝拜季布斬丁公

論韓信賜漂母官少年

論項羽不渡烏江

論漢定元功而張良陳平不與

論漢高之興綱目特筆有四

論漢高祖爲義帝發喪曹操挾天子令諸侯之同異

論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平邊之

策

論韓信兵法

論班彪稱高帝寬明仁恕知人善任

論周勃左袒之問

論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問

論袁盎却坐

論賈山至言

論文帝勞軍細柳

論李廣程不識之將兵

論汲黯不拜大將軍

論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宣帝以蕭望之爲平

原太守

論東方朔諫武帝置酒宣室

論周勃霍光優劣

論李廣數奇

論宣帝置廷尉平而鄭昌勸定律令

論龔遂治渤海

論汲長孺矯制開倉粟馮奉世矯制破莎車

論漢宣賞保護之功孝文修代來之功

論張安世辭祿

論二疏請老

論二疏不以財累子孫

論京房考功課吏

論漢韶劉秀典領五經所奏七畧九流之義

東漢紀

論漢列二十八將獨以鄧禹居首

論漢圖功臣于雲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論漢高入咸陽除秦苛法光武入河北除莽苛政

論高帝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光武未平天下遽

正尊位

論賈寇擬廉藺

論董宣執法史氏列之酷吏傳

論馬援遺書誠兄子

論丁鴻劉愷鄧彪三人之讓

論黃憲比顏子

論左雄限年之法

論漢立五經于太學門外

論管寧華歆優劣

論茅容孟敏優劣

論曹操自陳功伐及讓還三縣

論劉備之取劉璋

五帝紀

論華封人之祝

華封人

官祝

華封人

祝

華封人

祝

華封人

祝

華封人

祝

華封人

祝

華封人

祝

華封人

祝

華封人

祝

華封人

祝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多男則多懼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民必投之職

笠翁別集卷之九

湖上李漁著

堦沈心友因伯
男將芳漱六
全訂

五帝紀

論華封人三祝

華封人

名官

祝帝堯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

多男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

民必授之職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

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

德就聞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何辱之有。

黃石公評

三多惟黃

帝足以當

之加之伊

言請以祝

為諫固隻

見也。從

來立說新

者易詭立

翁論古無

事不新然

皆極其大

正此不腫

疾走之書

笠翁曰。古之善頌善禱者。皆于祝頌之中。寓規諷之意。如張老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之類。是也。獨華封人。以富壽多男為祝。無乃近諛而類今人齒頰乎。曰不然。彼蓋先具規諷之意于中。而故設諛詞。以發其問端者也。故因帝堯謙讓致辭。旋以授職分財。與物皆昌之論進。殆所稱諛諫者。非邪。然匪帝堯善察。則將直受而弗辭矣。雖有藥石之論。亦將何自而

也書其首
篇用以爲

券

入哉此所以爲上古之君臣也

商紀

論堯讓天下于許由湯讓天下于卞隨務光

堯欲傳位許由由曰汚吾耳亟往潁水洗之會巢
父飲牛其下亟牽去曰母汚吾牛口○卞隨務光

成湯時二人名

余潛心評

大抵皆莊

生寓言卽

太史公曰

余嘗見山

其上蓋有

笠翁曰天下重器也讓天下大事也從古及今幾千
萬年求其能讓天下者惟堯舜二人而已求其可受
天下者惟舜禹二人而已倘如外紀所載則當日之